

李其纲

股潮



大上海小说丛书

DASHANGHAI

XIAOSHUO

CONGSHU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628834

股潮

李其纲

 大上海小说丛书

DASHANGHAIXIAOSHUO
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C0348941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王志伟

股 潮

李其纲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76,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2,000 册

ISBN 7-5321-1540-2/I·1226 定价：11.30 元

“大上海小说丛书”编委会

主 编：徐俊西 孙 颢

副主编：叶 辛 江曾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荣 毛时安 叶 辛 江曾培 孙 颢

李小林 宗福先 郑宗培 罗 洛 周介人

金福安 赵长天 徐中玉 徐俊西

编辑说明

“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反映以上海为主的都市题材,表现当代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宏伟业绩及其生活、情感、命运、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变化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展示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创作实绩。

“大上海小说丛书”以长篇小说为主,计划每年出版五种。

“大上海小说丛书”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8月

序

徐俊西

文学创作中经常面临着这样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一个是文艺功能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激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文艺思潮面前,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引发了一场空前活跃的探索 and 实验——从原始寻根到现代超越,从反映现实到表现自我,从功利主义到唯美主义,从形式结构到内容消解,从意识流到黑箱工程……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几乎让人们体验和见识了本世纪文艺史上所有的主要思潮和流变。而正是在这种纷纭繁复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人们对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体验和思考:一方面对于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互补的审美效应表现了应有的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主张的偏颇和文艺功能的丧失感到关切,并希望以往文学创作中密切关心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正是有鉴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大上海小说丛书”的策划和创作。

顾名思义,“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以反映上海的生活题材——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们希望通过当代中国这一奇迹般发展

腾飞的国际大都市生活面貌的艺术展现,能够生动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表现上海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

然而我们知道,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因为文学创作虚拟性和典型化的特点,使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已不是直接的、单向性的客观真实,而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双向建构的“虚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某种意义说,已经失去了给人们直接对应和效法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认知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有关文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文学阅读时,所注重的并不是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表面的模仿价值和实用意义,而是通过这些人物命运和事件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意味和情感形式。这样,尽管读者明明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大多都是“纯属虚构”的,但只要这些意味和形式能够启迪人生,引发共鸣,就能产生一定的审美效应。而作品中揭示的生活意味越深刻隽永、新颖锐智和富有人生况味,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作用就越大;所展现的情感形式越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作品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深入当前的现实生活,努力感受和捕捉新鲜生动的生活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因为“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的生活真谛;除非自身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

最后,不言而喻,文学作品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大众阅读才能实现,所以雅俗共赏便成了我们这套丛书刻意追求

的审美特征。即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品位,又要有大众文化和畅销书的欣赏趣味和特点——故事性强,叙事方式和语言生动晓畅,有大众所关心熟悉的人物命运、社会热点,并能符合和满足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愿望等等。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容忽视当下时兴的、有效的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包括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相互转换和相得益彰的操作方法。

总之,期盼我们的这套小说丛书能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花絮。

·1996年8月18日

第 一 章

1

董吉是在又清醒又糊涂的情况下成为股民的。那是夏天，那天天很热，那天的上证指数是998点，差两点就是1000点。

说董吉很清醒地成为一个股民，那是因为董吉很早就把8000元钱存进了股市。存钱的那天是在六月初，董吉拿到了一笔稿费，是他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发表后得来的，数额有5350元，妻子秦玫又在抽屉里挖呀掘呀挖掘出350元，凑在一块有5700元。董吉拿着这笔钱到证券公司一打听，开户还不够。隔着证券公司大理石铺砌的柜台，隔着五厘米厚的玻璃，董吉用足力气把声音从一个小洞里送到营业柜台的小姐耳朵里：“要多少？”营业柜台的小姐停顿了三秒钟，然后回答他：“8000。”或许当时大厅里人声嘈杂，或许厚厚的玻璃改变了小姐声音的方向，董吉没有听清。但董吉记住了小姐回答他的问题时有三秒钟的

间隔。这个间隔太长了一点，这个间隔里有着不耐烦，有着不情愿，当然，在董吉看来还有着……鄙夷！董吉大声问：“到底多少？”小姐也撅起嘴大声回答：“你自己看去，大厅和中户室的过道上贴着呢！”董吉看到的是 8000 元。

回到家，董吉转动脑筋想 2300 元的差额。妻子秦玫正在厨房里洗碗。这时董吉不敢吱声，瞧着满池的锅呀碗呀，葱花呀，酱油呀，董吉就知道秦玫的心情不会好。他等着秦玫把碗筷洗净，干干净净地码进碗橱里，瓷砖被抹得锃亮后，开口道：“辛苦啦，老婆。”

秦玫莞尔一笑，看穿他的五脏六腑似的，说：“说呀——”

董吉说：“这两天我又在重读阿瑟·黑利的《钱商》，感觉和大学里读的就是大不一样。”

秦玫说：“那是。那会儿我们这儿没有商人，现在我们这儿商人遍地都是。”

董吉说：“对，对，女人的直觉就是厉害，就是深刻。不过，我们暂且不谈深刻的，不谈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什么的，我们谈点最简单的，简单到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从《钱商》里还悟到一点，得让钱活起来，鸡生蛋，蛋再生鸡，或者说，让资本增值。而让资本增值的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炒股。若要富，需炒股！”董吉说到这儿戛然收住，注意地看着秦玫的脸色。

秦玫说：“不是给你 5700 元了？”

董吉双手一摊：“还不够。还不够开户资格。”

秦玫说：“还缺多少？”

董吉呐呐地答道：“2300 元。”

秦玫开始停顿，秦玫同样停顿了三秒。在这三秒的间隔中，董吉无地自容。董吉并非不知道自家的财政状况。董吉所在的

文化局效益不好，妻子秦玫所在的F大学历史系效益更差，夫妻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足千元，应付了电费、水费、房费、煤气费之后，菜金都入不敷出。每月都得由妻子把她赚得的“小稿费”贴补进去方勉强能够维持。而家中添点大点的物件，诸如冰箱、彩电之类的东西，就得依仗他所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之类的“大稿费”了。去年的一个长篇，一笔“大稿费”，他们添置了一个录像机，今年的一个长篇已经给算到股市里去，他再难为秦玫，秦玫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秦玫在停顿之后叹了一口气，那叹气声使董吉觉得很遥远，觉得它似乎来自于某个又狭又长、又陡又幽的山谷。秦玫说：“一定要到股市去吗？”

董吉很低沉地答道：“这对我很重要。对我们家很重要。”

秦玫说：“好吧。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三，最迟不超过星期四，我给你2300元。”

董吉说：“你到哪里去弄？”

秦玫说：“你别管。”

星期三，秦玫有课。下班回来，秦玫给了董吉一个沉甸甸的信封，信封里有2300元钱，20张老人头，6张黄山风景。

董吉把这笔钱存进附近的蓬岛证券公司之后，并没有立即买进股票。在这点上，董吉是清醒的，他要选择一个最佳时机进入股市。他牢记一个伟大民族的传统古训：初战必胜。然而到最后，他还是在稀哩糊涂的时候成为了一个稀哩糊涂的股民。

这一稀哩糊涂时候的到来和董吉另外一些想法和做法有关。从春天的某一个时辰开始，董吉想成为一个商人。董吉经商的历程从一个钢铁经纪人起始。照秦玫的说法，企图从倒卖

钢铁开始。董吉扔下了他正在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的私人企业家》，他渴望成为他所描写的对象中的一个。董吉经商的理论起点很高。他认认真真收集了一大摞关于钢材、关于钢材市场的知识和信息。董吉装满了海明威、萨特、胡塞尔的脑袋里很轻松地装满了沸腾钢与镇定钢的区别，槽钢与线材的区别，马钢线材与俄罗斯线材的区别。终于，董吉觉得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了。他觉得应该开始出击。

他出击的第一个对象是秦玫。当天晚上，儿子睡熟的时候他向秦玫描画了钢材市场的宏伟远景。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夕阳工业”的钢材市场，在中国则方兴未艾。到处盖宾馆、盖高楼，修公路，造铁路，而这些工程无一可脱离钢材市场的发展。换句话说，哪一样基建工程能够离开钢铁啊！

倚在床头灯下的秦玫认真地听完了他关于钢材市场的研究报告，然后合上了手上正在翻阅着的《天才儿童的早期教育》，问他：“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不是钢铁公司的老总。”

董吉说：“但我可以直接地或者间接地认识钢铁公司的老总。在中国，在眼下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注意——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这个特殊的时刻在历史上的时间不会很长，但谁把握了这一时刻，谁就能够把他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转换为利润，转化为钱！”

秦玫若有所思。若有所思的秦玫很漂亮，很有一股让董吉怦然心动的书卷气。秦玫想了一会儿，或许她什么都没想，她只是习惯地在董吉的高论后停顿了片刻，像一个好学生要消化一下老师的高论。然后秦玫蓦然拧亮床头灯的旋纽，将可调控的台灯光源向最明亮处滑去。炽如白昼的灯光下，秦玫看到董吉的一双小眼睛熠熠闪射出如台灯一般炽烈的光亮。

秦玫莫名其妙地吐出两个字：“老虫。”^①

董吉说：“你说什么？老总？”

秦玫说：“我看见了两只老虫的眼睛，在黑咕隆咚的地方发光。”

董吉说：“不开玩笑。我明天就要开始，开始……谈生意了。”

秦玫说：“那就谈呗。”

董吉说：“可我……还没有一套谈生意的服装。”

秦玫恍然大悟地说：“我说呢，和我说了半天夕阳工业、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套衣裳。你说呢，要什么衣裳？做学术报告的衣裳我还见过，谈生意的衣裳我没见过呢。”

董吉说：“阿玫，你知道，我这人是不喜欢打扮的，穿什么我都无所谓。可你知道，商场本来就是势利场，没有像样的衣服，你谈生意的对手还以为……”

秦玫说：“这我懂。不需要你来启蒙教育，我问的是你需要什么样的衣裳？”

董吉说：“就，就齐航穿的那套西装。”齐航是他们共同的朋友，上个月刚刚辞去一家工厂副厂长的公职，自立门面做了一家电器商店的经理。董吉经商的决心和齐航也有那么一点关系。

秦玫说：“行，就照齐航的，愿你也有齐航那样的福分。那套西装多少钱？”

董吉说：“450元。”

秦玫微微一愣，但还是说：“行啊，我一个月的工资。”

他出击的第二个对象是汪吾生。董吉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分

^① 老虫：上海方言，即老鼠。

到文化局所属的《新世界》杂志任编辑的，这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杂志。汪吾生是董吉刚开始担任编辑时从来稿中发现的作者。汪吾生那时刚刚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分到区里一家银行信贷处任信贷员。那时的汪吾生很苦闷，二十挂零的年纪，写出来的东西常常是孤独啦彷徨啦，或是“死亡妩媚的吻”之类。汪吾生有一句话让董吉印象很深：“天天与钱打交道，进出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但这里没有一分钱属于你。董老师，您说腻味不腻味，生活还看得到一线诗意，一线光明吗？”董吉就劝，还举例子，例子无非是拿高尔基或者马克·吐温相比，“你比他们强多了，是吧？文学创作重要的不是有什么样的生活，而是看你对生活怎样感觉，怎样把感觉化成一种语言形式。狄金森，你知道狄金森吗？这是美国玄学派的代表诗人，开了现代派诗歌的先河。她一辈子的生活毫不惊天动地，可以说她足不出户，但她的感觉相当好。你的生活不比她强？你毕竟还有那么多客户要打交道。”董吉诚恳的一席话，说得汪吾生很感动。那次分手时，汪吾生差不多是起誓一般拉着董吉的手说：“董老师，您放心，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去努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对我说的这番话的。”后来，汪吾生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作品，但不知是因为量太少，还是那年头文学的小道上拥挤不堪的缘故，他终于没成气候。他和董吉的往来频率谈不上频繁，时断时续，完全视他发表作品的多寡。他的订婚仪式董吉倒是去了，未来的新娘给他的印象颇深，披着一头混血儿似的金黄色长发，叫成婷，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但却有着又孤傲，又有才情的模样。经过攀谈，他还发觉，成婷娘家还是他在平工村的老邻居，只不过，他们家居中，成婷家靠着苏州河罢了。没过多久，董吉又听说他们分手了。分就分吧，这年头这样的事太多了，也就没有引起董吉的注意。

董吉再度碰到成婷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汪吾生这两年没发表什么作品，他和董吉几乎断了联系。董吉是在决定经商后才把他从通讯录里找出来的。

董吉拨通了汪吾生单位的电话号码，对方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请拨 3478168，汪吾生已经不在我们单位了。”

董吉连忙在通讯录上更改了汪吾生的电话号码。他不知汪吾生是跳槽，是辞职，还是像齐航那样另立门户单干。

董吉拨通了 3478168，电话里传出一位小姐港澳特色的普通话口音：“您好，长河实业有限公司。”

董吉说：“我找汪吾生。”

小姐说：“噢，您找汪总，请先生稍候。”

董吉并不太惊讶，这已经在他的意料之中。但他还是隐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好像他气喘吁吁地追上一辆即将关门的公交车，虽然侥幸，但也很累，而先到的上车者已经在座位上安然地看报、看窗外或者聊天。

董吉说：“汪总，您好啊！”

汪吾生一愣，但很快醒过神来。董吉的声音很厚，很有特点，一般的熟人不太会把他的声音搞混。汪吾生说：“董老师，您快别这么叫，我这是……混着好玩的。您说吧，有何吩咐。”

董吉说：“电话里三言两语说不清。还是找个地方吧，还是在南丹路上的‘小椰林’如何？”“小椰林”是个小酒店，离《新世界》杂志很近，以前和汪吾生谈稿子，他们常在那儿点两个菜，弄点冷盆弄点酒。董吉把约会的地点定在“小椰林”，看似漫不经心，随口而出，但实际上他是仔细斟酌过的。在“小椰林”，既有一种回忆的氛围，而那儿的菜肴价格也是董吉消受得起的。董吉已经打定主意，这顿饭钱由他掏了。

汪吾生说：“不在那儿吧？你现在在哪儿？在单位，那你打个的过来，到我这儿，发票给我就行。长河路1447号，长河火锅城。对对，是我们公司办的。四川重庆火锅，正宗的，大师傅特地从四川请来的。”

汪吾生的电话打乱了董吉的计划，饭费他是肯定掏不成了。一下“的士”，看到“长河火锅城”的豪华气派，他就知道这饭费他想掏也掏不起。董吉穿着那套450元一套、像齐航一样的双排扣、“雷蒙”牌淡灰色西装走进“长河火锅城”的时候，迎宾小姐给了董吉一个职业性的微笑。他在光可鉴人的旋转玻璃拉门中看见自己的模样：西装是对头的，皮包是对头的，唯独那双鞋，鞋边有点发毛，露出很细小的白茬。董吉忽然有点紧张，像若干年前忐忑不安地跨进高考考场。

在“长河火锅城”二楼一个叫“骆驼”的KTV包间里，董吉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谈生意”。

“为什么叫‘骆驼’？”落座后董吉问汪吾生。

“我喜欢骆驼。”汪吾生说，他的手随即指向侧壁的一幅油画让董吉看。董吉看到的是一望无垠的大漠，远处的漠气正在蒸腾，袅袅的、呈溟濛的灰白色；近处的砾石却层次分明，呈黑色的凝重，亦呈黑色的坚硬，而在溟濛的灰白色的漠气中，一轮落日正显出浑圆的苍茫、浑圆的无奈，像一个巨大的生命正在不可抗拒的召唤下陷入无奈的循环。

“董老师，您到过西北吧？”汪吾生问。

董吉点点头。

“我也去过。很怪，去过就再也忘不了了。您一定知道这幅画的意境出自哪儿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太漂亮了。而在这一片强悍的、粗砺的、坚硬的大自然背景中，能

够跋涉、能够坚持下去的，除了人，只有一种动物，那就是——骆驼。这就是我喜欢骆驼的原因。”汪吾生一口气说完，似乎很有一种痛快、一种淋漓，还有一种得意。他手中的“骆驼”牌香烟的蓝色烟霭与油画中袅袅的漠气有一种垂直对应的契合。

坐在一旁一直保持微笑，很少开口的小姐说：“董老师——我可以这么称呼您吧？——我叫沙虹梅，是‘长河’的公关部主任兼总经理秘书，以后得请董老师多多关照。我听汪总经常说到您的文笔。”

董吉连连摆手：“不敢当，不敢当。”他已经听出沙虹梅就是接电话的小姐，但奇怪的是，港澳特色的普通话眨眼间就消失了。莫非这是因为他、因为他董吉而因人而异？

沙虹梅接着说：“我们汪总在‘骆驼’房里只接待重要的客户。这是不是‘爱骆驼及屋’了？”

很俏皮，董吉想。他本来想接着汪吾生的话茬说下去，说“骆驼”是大漠唯一的生命，唯一强悍的生命。这实在是一个可以叙旧，可以引发艺术与生命，生命与商业竞争的话题。但不知怎么，他的脑袋里跃现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个黑色的洞窟。洞不大，但却若隐若现地分布在大漠坚硬的、粗砺的、褐黑色的砾石之下。董吉说：“大漠之中还有一种生命，也是顽强的、惊人的。”

“还有一种生命？”沙虹梅小姐做出惊讶状。

董吉肯定地点点头，说：“鼠。”接着又用上海话补充说：“老虫。”

稍稍一阵沉寂后，汪吾生说：“深刻。董老师，深刻。”

董吉却想到了秦攻对着他发亮的一双小眼睛说的“老虫”两字。

董吉说：“但愿我们都是骆驼，而不是‘老虫’。”